

文集

卷

二
九

吉雨山房遺集

吉甯山房文集卷三

莆田郭錢齡子壽著

男 慎行 幼安
甥 李維仁 龍田 全校

孫 紹聞 傳甫
嗣宗 阮庭

陳采屏先生軼事

侯官陳采屏先生才名藉甚所著百尺樓稿陸離光怪貫以元精無一語無來歷亦無一語拾牙後不愧於古作者既成進士釋褐得邑令以不樂簿書故自陳改官教授再調爲興化府儒學教授初蒞學尊經閣久圯藏籍蕩然無存乃出貲購十三經註疏廿三史櫝而列於學齋廳事書

每帙識以戳曰道光某年興化府儒學教授陳廷煥重置
有願讀者親檢而畀及其還也親韞而藏十餘年如一日
有以疑義質者爲之口講指畫使盡洞其所蔽渙然冰釋
滿志以去士之卽之如歸慈母卽未隸學官下至五尺童
子皆有教無類卻其餽遺略其儀節誘而進之若惟恐其
不學誠懇諄篤溢於眉宇而深入於入之心莆之士庶無
賢愚長少咸曰師也師也幾若忘其爲學官矣歲
使者薦於

朝

詔授翰林院典簿以去去之日邑人士相與尸祝就郡學

朱子祠樹栗主以配復刊石爲去思碑大書深刻豎於學
使者試院大門之右衣冠祖道以千百計而先生辨色首
途度已相去十里皆悒悒自失嗟嘆感泣布道而散前
歲壬寅余赴郡試郡守毛公惡試者於初場輒先入據號
坐至有不賃寓舍前一夕卽襍被入卧於號板後至者又
喧而爭之往往數刻乃定諭閤者俟曙乃啓儀門令以次
聽黜而入試者狃故習且猝不及周知磨至如故儀門若
萬鼓鳴雜以呼噪當是時先至者不得入無所歸後至者
欲歸又爲後至者所遏不得出若衆水畢萃於瞿唐之一
門門遂不可復啓其勢岌岌若將潰而決者參軍某至弗

得入又不得出邑訓導某繼至皆面胸腹受兩扉而植後及左右人皆蒲若羝羊之觸充兩耳皆促爲代請啓門聲如沸百譬之弗解邑令適乘馬至眾咻之馬驚而逸徑奔去不可復勒事益急有返顧者見一小鐵絲燈高舉旋轉漸近一老者容與緩步以來各引領指示相呼曰此府學正堂也曰非吾師乎曰然所向皆讓座若肅容而延之入者中關一徑無所阻先生至門所導參軍邑學博出復入負扉張兩手若肅客遜以先出者三諸君出柵欄俟戶且啓勿躁皆隨所揮退先生徐行送之盡出天開文運柵欄之外復入呼門者啓鐺守出坐堂皇呼名授卷如平時無

譁者時余亦入試目擊其異心嚮往之次歲院試余得爲
博士弟子隸郡學故事榜初發學師召新生議脩脯而後
註冊雖未至如近歲胠篋然亦斷斷錙銖如市菜而求益
者先生是日方閉戶謝謁者有至者輒辭去勿復來也至
者皆歎息去余亦悵然返以不得一面爲憾旣而同官以
累歲脩脯不如邑學積不能平是歲邑學益多郡學又益
少尤先生先生不答怒甚揮以拳折其齒次日晤於巡捕
廳同官赧赧觀者嘖嘖先生由由與之偕如平日於是
以贊往求爲真師弟子旣見成拜卻其贊曰古之相見旣奠
贊無不反贊者乃謂之成禮故謂行束脩不謂委贊忝一

日長又耄年不親至門反贊可也禮重乎金重乎因大笑
不敢復以請其從者亦却門包弗受曰吾從吾官有年以
至是者未嘗受也益嘆服且自慶以得列弟子籍爲幸嘗
訓之曰子筆疎而宕是得力於古者然非時世褻改此等
文又不可雜以時世奈何每以文進皆命少坐以俟磨墨
濡筆塗乙點竄無稍假借其去之者別爲四乙者冗也逐
字圈其中或點其中者意是或語亦是而未當也豎一直
以抹者謬也爲义以抹者大謬也其存之者別亦有四有
密點者有密圈者有墨圈而復加以墨點者有墨圈而復
間以朱圈朱點者爲是既畢乃加改削或刪數句以一句

接或刪數行以一字接以治其筋骨或易其字之拙者爲
警或易其句之枯者爲潤以瑩其膚理其大指務達其意
完其神充其氣而止或所作未得要領擬一藝以示皆筆
不停揮頃刻立就以授復坐談笑極歡而罷余於舉業旣
無所就并先生所許以爲古者因循苟且無尺寸進二十
餘年徒嗟瓠落回首拊心不堪追憶然夢寐所縈至今宛
然猶在心目也先生言學不苟毗漢宋與陳恭甫何慙海
皆里閭同學然於經辨過信夕惕若夤之類皆謂非是嘗
謂余曰文言自古附易非若說卦晚出之比故太史公謂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其所謂說卦卽今繫

辭也文言卽今文言太史公家世受易其本如是何有乾
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之聖訓中間可著一寅字之理
說文此說蓋取之淮南不足信也嘗有達者在坐以毛傳
質曰闕睢非文王詩何冠三百毛固優於三家矣先生曰
韓嬰申公並有詩序並云受之子夏不獨毛也此在漢時
已莫能定今三家並亡何以知其劣也余起而和曰闕睢
果文王詩治陽渭渙皆可興曷爲遠取殷地而言河洲語
次又論高與博其人曰九成之臺必廣其址必極其博而
後能高徒求高能高乎余曰博者固所以爲高然其功全
在於約夫土至多也築者必取其至少又從而築之使極

其少又漸益以至少復築之使極其少積萬至少者相合
無間至萬爲一豈非至少至少者哉若取土多築者雖勞
必不固若并沙礫糞壤築之則立圯亦終不能有其博也
師領之達者大怫而去每一念及歷歷如昨日事師往矣
極千慮有一得亦安所就正此余之所以終身悵悵如窮
人之無所歸也悲夫

古今圖書集成

五

陳蘭士傳

余自十七歲時卽聞長老言有陳蘭士者能詩文性孤介不齷齪與俗諧屢空怡然若有所甚樂心焉慕之因介紹修士相見禮於其所居書香巷之半舫旣奠贄覺其人若卽若離其言若溫若涼并其室亦若近若遠翛然於塵壒之外若有所不屑如柳下季旣而移居吾里衡宇相對日夕過從交益親益見其不苟爲營營益見其不苟爲踽踽然蘭士自此日益貧至於室人交謫鬱鬱數歲以歿蘭士諱遠壯歲雋拔萃以詩文分隸名於時與林方伯爲髫齡交旣同舉拔爲同年生方伯貴後歲時伏臘一刺未嘗輕

至其門旣而省試亦不復赴性喜赤足自鑄一印曰赤脚道人又常箬笠草履汗漫以遊見者以其行四呼以草鞋四相公語音侏離遇其啁哳難曉復問之益訥愈不可曉復問之不復言含笑點首而罷同人相語言蠻參軍無不知爲君者年四十餘面忽枯瘁數日蛻而揭之若戲頭然眉目口鼻悉具無所苦鬚眉復生如故君益自喜謂今而後不復以假面對人矣嘗晨炊無所得米置不復問乃著不借遍遊烏石雷峯途遇邑令王君廷葵前導以告下輿詢之曰晨炊乏米恐致不能出門戶及其未憊不可以不遊古之樂饑者或如是也令大笑携歸觴之亦不辭於是

邑人以赴令召草履爲詫謂之爲狂工畫蘭遇有不愜輒
署其末曰干輿余屢見而訝之則笑曰倒而視之非行押
書之蘭士乎以顛倒故顛倒書之善鼓琴或有以爲請者
謝曰昔之高山流水在於志乎在於音乎今所謂高山流
水者無其志徒其音知音亦良易易曷足貴且古之琴者
撫絃誦詩儒者之所謂業者取於是也今第以供閒適不
負琴乎琴之異於箏阮者以大絃也大絃固不可以悅耳
又并其小絃劑於大絃淵淵穆穆而進於古猶可想見雅
頌之遺則此吾之所以自託也子誠知我之志不在山水
而在於古奚以彈爲及門有黃生者好壬遁堪輿家言君

謂之曰是數者皆五行也知五行者必知太極盍爲我作太極賦旣成以進君書其後曰生好爲苟難故試之以易欲其知至易也今賦極其難與簡易之太極何與則苟難而已盍易其名爲苟賦歸之黃生大慚館東門鄭氏見迎天帝而酬酢于室者喻之曰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匪室不足肆筵然必郊卜郊再三不獲命則不敢郊今決於日者以其人之干支刻期而召之我爲政進以草具蔬果犒千乘萬騎以一豕且衆神雜男女列坐以溷不止如呼小兒今庶人於郡守邑令不敢迎不敢送偶舍於其室不敢爲主人若召節度開府與飲達必逢其怒吏繕牒進隸綰索

出國不旋踵不然者必不達至如樂大夜祠神未降而百
鬼集亦何所幸侯官陳采屏師廷煥爲郡學教授一介不
取自奉甚約以野蔌充膳獨於君惓惓君豪於飲設饌招
之無他客月以爲常每令庖人治具輒歎曰今歲有蘭士
明歲恐無蘭士將奈何蓋君不善治生又不以饑寒置念
故師爲是言君卒以是益困復鬻所居以去去之日方病
病益劇沒之日幾無以殮然君居平無一日戚終其身未
嘗言貧雖常常而見如余者亦不知其遂至於是也是亦
可以風世之齷齪汨沒至無氣骨不能自立者顧世傳君
軼事類曰如晉人如晉人晉人之如是者可多得哉

